

看台湾

台湾超商可借书，引爆出版业怒火

本报记者 汪灵犀

“台湾超商可借书”成为最近文化圈最夯的话题。台北市图书馆决定，将通过岛内近万家便利超商来打通书籍传递的“最后一公里”，未来民众只需在APP上预约，就可到指定的超商取书还书。但这样的便民服务却引爆出版业怒火，他们担心一旦市民借书更方便，就会不再购买书籍，让已经处于寒冬中的出版界雪上加霜，两人马在网络上笔战正酣。

三大超商变身图书馆

为打造“你家隔壁就是图书馆”的阅读氛围，台北市政府日前宣布，与统一、全家和莱尔富三大超商（即便利店）合作，民众只要持有台北市图书馆借书证，上网登录借书后可以通过物流送到超商，台北市图书馆馆藏718万册都可借借。借书服务物流费每次50元（新台币，下同），一次可借5本，最快2天送达。还书则仅限全家超商，并需付45元运费。

台北市图书馆借阅数据显示，去年总共被借出近1300万本书，其中借阅者以31岁至50岁人群居多，占借阅总量一半以上。统计方推论，这些人中大多是上班族。在现今快餐化的社会节奏下，舆论普遍认为超商借书是一个提高借阅率的好点子，尤其方便一些行动不便者，比如有小朋友需照顾的妈妈、夜归的上班族、行动不便的残障者和比例愈来愈高的银发族。

32岁年轻上班族王樱倩也看好超商借书服务。她说，现在的台湾人变得比以前

没耐心，很多东西都想在短时间获得，宁可用金钱换取时间。因此，借5本书只要花50元运费的代价，且台北市图书馆718万册图书24小时皆可借阅，相当划算。

两个产业自相残杀？

这个点子虽然吸引读者，却引爆了出版界怒火。台湾政治大学图书信息与档案学研究所教授邱炯友在脸谱网上撰文，认为此举加深了图书馆与出版社、甚至是图书馆与作家的利益冲突，并批评台北市政府“无宏观政策与方针，坐令产业与事业自相吞噬残杀”，“荼毒本该合作共生的文化、阅读、信息的事业体与环境”。

出版界为何怒火中烧？这还要从台湾出版界的困境说起。近年来，台湾出版业规模不断萎缩，整体产值大幅下滑，从2012年的352亿元大幅下降到2014年的243亿元，两年之内减少超过百亿元，整体印书量也大幅下滑，创作者的版权收入根本不足以支应生活。

出版界人士认为，图书馆和出版业、作家应是伙伴关系，但台北市图书馆却牺牲了伙伴利益，让物流业者和超商得利。有香港作家团体研究显示，书借出越多，买书的人就减少，“让我们反感的是这样的剥夺感，让出版业和作家更弱势。”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说。

出版界希望台当局效仿英国推动“公共出借权”，图书馆每借出一本书，政府便代读者付补偿金予作家和出版社，让出版界和图书馆共存共荣。



▲ 图书馆馆员拆除超商包裹，为读者办理还书。 张潼摄

别谈竞争，一起挽回读者的心吧

图书馆界对“民众愈容易借书，出版社愈难卖书”的观点持不同看法。台“国家图书馆”馆长曾淑贤表示，民众到书店买的多是当期新书，到图书馆借的却是旧书，借的书多为参考数据，买的书却为典藏，图书馆和出版社“市场”迥异，绝非“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这种“肥了图书馆，瘦了出版社”的逻辑，乍看合理，细想却是“似是而非”。即使把全台湾500家图书馆关了，出版社生意也未必会变好。她认为，图书馆借阅率和出版社销量向来是成正比，而非反比。

多数情况下，读者徜徉图书馆书海中，看到一本好书，会想要拥有它，进而到书店购书典藏。大英图书馆号称收藏所有英国曾出版的书籍，一楼仍然开了一间书店，因为它相信虽然读者可以免费借阅图书，还是会买下喜欢的书。

王樱倩说，如果她打心里喜欢一本好书，还是会愿意花多点钱购买，对于只是想了解的书籍，则仅仅是借阅。因此，图书馆和出版社不会必然发生极大的冲突。

三采出版社总编辑曾雅青也支持这一观点。虽然借阅方便可能减少书籍销售，“但从出版业长期经营来看，重要的不是销售，而是如何挽回读者阅读的动机和习惯。”出版社和图书馆同样面对网络、电子书崛起导致的读者“雪崩式下跌”危机，它们其实是“命运共同体”，两者应该考虑如何一起挽回读者的心，而非互相拆台竞争。

一周热词

人大释法

香港个别候任立法会议员在10月12日首次宣誓时公然侮辱国家民族、鼓动“港独”的行径，连日来持续遭到香港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谴责。

11月1日早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出席行政会议前指出，两名候任议员宣誓时和宣誓后的言行引起极坏的影响。他说，不排除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来处理宣誓问题。

人大释法，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解释法律权”，对地方因为法律知识不足和其他特别原因（纷争、诉讼不清）而进行定调。

香港基本法属于“授权法”，香港的司法独立，是按照基本法由中央授权的结果。香港的法院解释基本法的权力，也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因此，在涉及到国家主权和中央和特区关系等政治权力的问题上，香港法院对于有关案件的终审判决之前，必须提请人大常委会对于有关条款进行解释，然后以解释作为准则进行判案。

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在2011年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这次应对宣誓风波，香港各界普遍认为，需要人大释法一锤定音，才能遏制“港独”。

《大公报》刊文称，“港独”势力日益猖獗，甚至胆敢篡改誓词，辱骂自己的国家民族。如果再不采取必要的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必须从国家的层面，以宪法与法律为武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时、果断、全面地释法，一锤定音，厘清问题、明确政治行为规范。否则，“港独”分子还将不断挑战本地法律，公众也会误以为搞“港独”不需要负法律责任。（雷蕾）



▲ 贴着借书宣传语的台北市图书馆。 余承翰摄

连续三年少于百万 香港贫穷人口数量

钟通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日前表示，在政府的扶贫政策介入后，香港的贫穷率和贫穷人口分别是14.3%和约97万人，已经持续3年降至低于100万人的水平。

林郑月娥说，特区政府的社会福利经常开支，在4年间由2012/2013年度的428亿港元增至本财年度的662亿港元，相应所占政府经常开支的比例则由16.3%增加至19%。特区政府今年5月推出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预料明年贫穷情况会继续改善。

数字显示，在未有政策介入前，香港整体贫困人口和贫穷率分别是13.45万人和19.7%。特区政府拟再加入公屋政策援助，届时贫穷人口可减至66.9万，贫穷率不足10%。林郑月娥表示，香港是富裕社会，难以完全消除贫富悬殊，但特区政府会为基层人士设安全网，确保他们能够自力更生，并为年轻人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

特区政府2015年最新订立的“贫穷线”为：一人住户月收入3800港元，六人及以上住户月收入19500港元。

星云法师脑中风暴 送加护病房观察

据台湾媒体消息，佛光山开山宗长、高龄90岁的星云法师脑中出血中风，10月31日紧急进行开颅手术，院长表示术后生命迹象稳定，但因为星云法师年事已高，且曾有中风及糖尿病史，目前已送进加护病房严密观察中。

星云法师10月30日在佛光山山上突然出现恶心、嗜睡等不适。高雄长庚医疗团得知后，马上派员上山探望他，31日把他接下山，发现星云法师是脑部第三度出血导致脑压升高，会有恶心、呕吐不适，立即紧急安排开刀，手术过程顺利。

星云法师手术后意识恢复，但由于年事已高，且有糖尿病史，并因中风长期服用抗凝血剂，因此，术后医院将他送进加护病房观察，严密监控他的病情，目前情况还算稳定。

说香港

怀念鲁平

陈佐洱

秋风又染霜叶，鲁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有余。无论是在殚精竭虑、力争完整顺利收回香港的日子里，还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春夏秋冬，他始终不忘初心，公而忘私，正气凛然，是我的老师和榜样。

1988年初，我有幸成为港澳工作战线的一员，在李俊、鲁平二位秘书长领导下，负责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有关事务。此时，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正如火如荼。鲁平多年前带队赴港调研后形成的中央关于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的12条具体政策，经中英谈判判裁入《联合声明》附件1，成为中方对收回香港后的承诺。基本法就是用法律形式把这些政策措施规定下来。

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中，无论会场内外，鲁平都不厌其烦地说到这个观点：在“一国两制”的关系中，“一国”是根本，是前提，失去或忽略了“一国”，“两制”便无从谈起。那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来自内地和香港的起草委员们几乎对大多数条款的草稿都意见纷呈，甚至争执得面红耳赤。鲁平循循善诱，想方设法把两地草委的意见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

基本法草稿第二章“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是争议比较多的一章，所以紧接在第一章总则之后，显现它的重要。有些草委以为除国防、外交外，中央对香港的所有事务无管辖权，所以对草稿里把“国家行为”涵盖为“国防、外交等”这其中的“等”字大惑不解。鲁平向他们解释，这个“等”就是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既然香港是直辖于中央政府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其拥有的行政权、立法权、独立的



司法权和终审权都是中央依法授予的，特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也都是中央实质性任命的，那么权力属于中央的这几个“等”，不也都是“国家行为”吗？

草委们在大前提下取得了一致，但讨论到具体条款某措辞某标点时仍有争论，甚至几年才达成共识，这时鲁平“坚定+灵活”的政治智慧起了重要作用。例如第17条关于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规定，最终写成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该法律不符合基本法有关条款，可将其发回。一旦发回立即失效，但无溯及力。“报备和发回立即失效”，体现了中央对特区立法的审批权，“无溯及力”体现了中央对特区权力的照顾。

完成基本法的起草，是香港回归路程的重要里程碑。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是创造性的杰作。



▲ 2014年，鲁平在上海接受香港媒体访问，忆述当年香港回归工作。（资料图片）

▲ 1992年鲁平（左排左一）与来京访问的时任港督彭定康（右排左二）等进行会议。（资料图片）

某报大肆渲染报道。85岁的鲁平再次被激怒，他给该报发去电邮，并要求刊登电邮全文：“这些鼓吹香港独立的人是纯粹的白痴，没有内地的支持，香港就会变成一座死城。他们知道每天喝的水从哪里来的吗？他们或许自以为比英国人聪明。为什么英国人最后选择把香港交还给我中国，而不是宣称让它独立呢？”我与鲁平共喝，在香港的新书发布会上引用他的评论，说：“我感到痛心，那面米字旗本应该放进历史博物馆，而不应该再出现在街头。”

2015年元旦刚过，他到北京医院查体，竟意外发现是胰腺癌晚期。我多次看望他，他不愿多谈病况，不愿多麻烦医院和港澳机关，却再三表明心迹：完全拥护习总书记和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港澳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

缅怀半生桃李之教，仿佛又听见了鲁平生前喜爱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愿“一国两制”事业蒸蒸日上，香港、澳门特区繁荣稳定，这应是对鲁平最好的告慰。

（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